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袁良骏 著

人文论丛

袁良骏学术论争集

YUANLIANGJUN XUESHU LUNZHENGJI

中国文史出版社

袁良骏学术论争集

袁良骏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良骏学术论争集/袁良骏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0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9辑)

ISBN 7-5034-1704-8

I. 袁… II. 袁…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841 号

袁良骏学术论争集

责任编辑:刘剑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09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14.25

字 数:37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26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自序

古人云：“当仁不让于师”。西哲亦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见，东西方都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也都有“不让于师”的学术风范。悠悠历史表明：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开辟学术发展的佳境。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舸争流，正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证。汉武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造成长期万马齐喑、一家独鸣的不正常局面。西方何尝不如此？中世纪政权、神权的联合统治同样黑暗残酷（最突出的例证是活活烧死伽利略），而文艺复兴才开创了欧洲文明的新时代。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东方的文艺复兴，它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猛烈冲击了禁锢中国人民几千年、使中国长期停滞、落后、任人宰割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开辟了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新时代。

“五四”文学革命是整个“五四”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重要侧面，它同样揭开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的一页，开辟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新时代。“五四”之后，作家辈出，佳作如林，“五四”新文学成了世界新文学的一支劲旅，闪耀着熠熠光彩。

“五四”新文学一开始便呈现了两大特征：一是风格流派纷呈，

二是学术争鸣热烈。写实派、浪漫派、魔幻派、现代派、象征派、未来派……都在施展浑身解数，在文坛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学术上，则出现了一个直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新时代。1935年，为了总结“五四”文学革命第一个十年（1919—1929）的丰硕成果，在“五四”文化名人蔡元培、胡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了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洋洋数百万言，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珍贵经典文献。它的执行编辑赵家璧先生为之付出了巨大心血，他也成了现代出版史上敬业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这套“大系”小说、散文各占三集，即充分照顾了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不同流派。而它专列了一集的《文学论争集》则尽力收录了各家各派（包括“五四”新文学的反对派）的学术观点，充分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中各持己见、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正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榜样引导下，我将自己自1959年至今的五十余篇（非全部）学术论争文章编成了《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以饷读者，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该“集”共分四篇，即：第一篇 鲁迅文学论争；第二篇 现当代文学论争；第三篇 港台文学论争；第四篇 史学、未来学论争。文章俱在，本不必再饶舌；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即关于《要客观地评价曹操》一文的写成和发表。

此文发表于1959年3月5日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已是四十六年前的旧作了。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正在念三年级。知何历史？懂何曹操？这篇小文章（仅千余字）纯粹是一篇即兴之作，是郭老（郭沫若先生）长文《替曹操翻案》的读后感。郭老文章滔滔汨汨，才华横溢，但也的确有言过其实之处。他说曹操镇压了黄巾农民起义正是发展了黄巾农民起义军的事业，便让人感到费解，感到强词夺理。对比之下，我感到还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

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得好：曹操是一个英雄，戏台上的白鼻子曹操不是真正的曹操；但他毕竟是一代封建帝王，为了夺取王位，他也不能不残民以逞过。镇压黄巾起义，自然是曹操的丰功伟绩之一；但血腥镇压本身应该说比较复杂。农民起义矛头是指向封建统治的，是代表被压迫农民利益的，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曹操对黄巾起义的镇压和剿灭，代表的正是封建统治的利益，可以说是反动的，怎么能说是代表了黄巾起义的利益、发展了黄巾起义的事业呢？我直感到郭老把问题混淆了，翻案“翻”过头了。“初生犊儿不怕虎”，便斗胆写下了《要客观地评价曹操》这篇小文章，并被破格录用了。

文章发表后，颇引起了一点风波。《人民日报》在学术报道中，几乎全文引录了我的文章，似乎我成了与郭老分庭抗礼的“史学大家”，闹得我惴惴不安。果然，郭老的第二篇文章出来了：《再论替曹操翻案》。虽然未点我的名，但论到“有的人不读书好求甚解”，显系指我这个三年级大学生而言。这个中肯的批评，我虽然感情上有些压力，但理智上还是接受的。比起郭老来，我读过几本书？我那篇小文章不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又是什么？

然而，不读书诚然不对，但“好求甚解”却未可一概否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的“好求甚解”往往可以意料之外地破“当局者”之“迷”。郭老在替曹操翻案的基础上，写出了话剧《蔡文姬》。剧中的曹操不再是白鼻子，而成了丰功伟绩而又亲切感人的正面英雄人物。遗憾的是，戏中的曹操十几年盖一条棉被，艰苦朴素超过了“老红军”、“老八路”，这就又开了历史的玩笑了。我想：假如当年郭老从我的“好求甚解”中吸收一点积极因素，对曹操多一点一分为二的分析，是否就不会闹曹操十余年盖一条棉被的笑话了呢？

我的小文章发表后，我才知道当时《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的主

编是邓广铭先生，而邓先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邓先生何以会发表一个中文系学生的小文章来开罪郭沫若先生？我想，这是否也是一种学术争鸣精神的支撑呢？毕业留校任教后，我有幸认识了邓先生并向他当面表示了感念之情。现在，郭、邓二先生都早已贺鹤西去，我只有敬祷他们在天之灵安息了！

这本《学术论争集》出版不易，有的朋友怕“得罪人”，有的朋友怕赔钱，这也不难理解。所以，我十分感谢《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编辑部，我佩服他们的精神和勇气！感谢我的老师、八十高龄的吴小如先生为本书题签。

袁良骏

2005年6月16日于京郊茅舍。

目 录

第一篇 鲁迅文学论争

鲁迅思想“完成”说质疑/3

鲁迅和瞿秋白

——从《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序言》说开去/22

为什么会一度出现贬损鲁迅的情绪/30

鲁迅与现代文化名人评价问题/35

鲁迅的历史评价和鲁迅研究的健康倾向/38

鲁迅并未如是说

——致汪曾祺先生/51

关于鲁迅的历史评价

——台港作家的鲁迅论之一/54

何来“鲁迅批判蒋光慈之谜”/74

为鲁迅一辩

——与余英时先生商榷/77

毛泽东和鲁迅是天才,但不是“相对完人”

——读周扬同志文后/86

鲁迅和现代新儒学的历史碰撞/89

《铸剑》、《断魂枪》都是武侠小说吗

——向严家炎先生请教/98

鲁迅为何反对“三国气”和“水浒气”/105

论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

——兼谈陈安湖同志对它的批评/108

第二篇 现当代文学论争

褒贬毁誉之间

——谈谈《莎菲女士的日记》/131

误解与真知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章商兑/144

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66

关于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一些材料/180

关于两个理论问题/192

“现实主义”问题商兑/204

超越“五四”，超越新儒学/211

通俗，岂与高雅无缘/224

“奇迹”浩然面面观/230

此“国粹”非彼“国粹”也

——鲁迅与“国粹”胜谈/237

不必偏袒余秋雨/245

央视不应为武侠影视推波助澜/248

丁玲，不解的恩怨与谜团/252

王朔的知识分子观/263

一个天真的学术幻想

——王彬彬文读后感/275

“狭邪小说”新品

——简评葛红兵《沙床》/278

“两个翅膀论”献疑

——致范伯群先生的公共信/283

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编》的误评误导/291

走出“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误区/306

- 读朱自清《论严肃》/312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319
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338

第三篇 港台文学论争

- 关于香港小说的都市性与乡土性/351
“评点金庸”话短长/362
“20 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指瑕/366
与彦火兄论金庸书/369
与彦火兄再论金庸书/377
金庸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误解/388
说雅俗/393
再说雅俗
——以金庸为例 /397
三说雅俗
——以琼瑶为例 /402

第四篇 史学、未来学论争

- 要客观地评价曹操
——向郭沫若先生请教/409
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412
“周作人热”与“汉奸有理”论/420
胡兰成不值得吹捧/428
舒芜先生的“背叛”和祝勇先生的辩解/433
谨防假冒“未来学”/438

第一篇 鲁迅文学论争

鲁迅思想“完成”说质疑

在鲁迅思想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完成”说。除了姚文元、石一歌之流对鲁迅思想的诬蔑需作专门批判外,在人民内部,计有:(1)1930年“完成”说。此说主张鲁迅于1927年“四·一二”前后世界观发生质变,经过1927、1928、1929将近三年的过渡期,1930年初转变“完成”,鲁迅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列主义者。(2)1928年下半年“完成”说。此说亦主张鲁迅于1927年“四·一二”前后世界观发生质变,经过1928年上半年和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于1928年下半年转变“完成”。(3)1927年“四·一二”前后“完成”说。此说认为鲁迅1927年“四·一二”前后世界观出现质变,出现即“完成”,无须待到1928年下半年或1930年。(4)1925年“完成”说,此说认为经过“女师大事件”和“五卅”惨案等现实阶级斗争的教育,鲁迅头脑中“进化论”等非马列主义思想已经遭到扬弃,鲁迅已经成了马列主义者,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是“完成”的标志。(5)“五四”“完成”说。此说认为鲁迅是“四五”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而“五四”文化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的宇宙和社会革命论”,因此,鲁迅当然是马列主义者。

本来,象鲁迅这样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就其出身和教养来说,对马列主义有“先天”的排斥性。他之所以最终走上马列主义的光辉道路,完全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以及他自己独特的生活遭遇造成的。因此,他的走向马列主义,必然经历一个漫长、曲折而痛苦

袁良骏学术论争集

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也就很容易呈现纷纭复杂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形形色色“完成”说的出现是正常的,不足为怪的。

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这形形色色的“完成”说,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准确地真实地反映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姑不论每一种“完成”说都有其具体的破绽,整个看来,“完成”说本身就犯了相当严重的形而上学错误。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休说三年五载,恐怕永远也找不到鲁迅思想发展的真正轨迹。为此,本文准备不揣鄙陋,对上述形形色色的“完成”说,谈一点极不成熟的意见,就正于提出上述“完成”说的前辈和同志。就正于关心鲁迅思想发展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和专业工作者。

一、世界观转变有“完成”之日否?

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说过:“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需要“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①毛主席的这些科学论断,准确地概括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转化的基本规律。鲁迅由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列主义者转化的过程,充分证明了这条规律的无比正确性。众所周知,当20世纪初年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正是马列主义在日本广泛传播,日本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但是,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似乎马列主义学说并未进入他的视野,他还在一些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学说中寻求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甚至还受了帝国主义哲学家尼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384—385页。“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字样一仍其旧,不作修改。

采的某些思想影响。^①十月革命之后，鲁迅受到了很大震动和鼓舞。他从十月革命“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他热情讴歌进行十月革命的俄国人民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②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接受马列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③这些“冷淡”和“怀疑”的驱除，经过了几近十年的剧烈的思想斗争。直到1927年4月10日，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中，鲁迅才第一次引用了列宁的观点，作为立论的根据，正确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潜在的反革命危机。毋宁说，这是鲁迅确立马列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标志。

然而，马列主义世界观的确立是否意味着世界观转变的“完成”呢？否！还远远没有完成。马列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只是意味着一个人的头脑中马列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并非意味着他已经成了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或者说已经“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还是让我们引一段毛主席的名言吧：“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④毛主席这里所说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指那些高度成熟的、运用自如的马列主义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① 鲁迅受了尼采超人哲学的一定影响，但他对尼采是既有择取又有批判的。比如在《破恶声论》中，他批判尼采“宗教与幻想之臭味不脱”，在《摩罗诗力说》中也褒拜伦而贬尼采。

②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③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④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497页。

袁良骏学术论争集

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我们党曾经造就了大批这样的马列主义者。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较之八亿人民和几千万共产党员来说，这样“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是不同程度的马克思主义者。“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并非“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者？就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他们头脑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或者说已经具备了压倒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还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当我们说某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指的大多就是这种状况。这就表明：对于大多数马列主义者来说，马列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并非就是他们马列主义世界观的“完成”。我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革命辩证法，它生动地反映了世界观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所以毛主席不同意轻易使用“完成”的字样，他认为“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①但是，虽然没有“完成”，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却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已经涌现了大量的不同程度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宏伟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正在逐步成长壮大，这却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那么，对于那些“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世界观的转变是否已经“完成”了呢？也只能说是又“完成”，又没有“完成”。就他们运用马列主义的成熟程度来说，就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宽广的无产阶级胸怀来说，可以说是“完成”了；但就认识的无限性来说，就世界观的广泛意义来说，却又没有“完成”。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在他们的时代充分预知帝国主义的特征，列宁也不可能在生前描绘出当今苏、美两个超级大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384—385页。

国争霸世界的局面。有同志认为,这已经是另外的思想发展范畴。当然,由“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成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为“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两个不同的思想发展范畴;但就整个世界观来说,这两个思想发展范畴不是有着不可分割的、本质的内在联系吗?!

具体到鲁迅来说,无论是1927年、1928年还是1930年(更不要说1925年或1919年!),都不是他世界观转变的“完成”。直到逝世前夕,他念念不忘地说:“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①他还为自己尚未认真钻研过《资本论》而深感遗憾。^②鲁迅正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革命到老”的典型。他虽然明确宣布过自己信仰马列主义,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③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什么非得“派”他个“完成”不可呢?我们还是尊重一下鲁迅自己吧!当然,尊重鲁迅自己也就是尊重事实本身。我们说鲁迅在“四·一二”大屠杀前后的腥风血雨中确立了马列主义世界观,丝毫也不意味着他从此就不用前进和提高了。恰恰相反,鲁迅马列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只是一个伟大的新起点,只是为他日后成为一个成熟的运用自如的马列主义者开辟了道路。在他面前,仍然有着严重的学习马列主义和继续改造世界观的任务,而不是“完成”了这些任务。鲁迅的伟大正好在于:他是一个永不停滞的革命者!“四·一二”之后,他在马列主义的康庄大道上继续阔步前进,终于在1930年前后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在自己的晚年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做出了更为卓越的不朽贡献!

①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② 《致姚克信》(1933年11月15日),《鲁迅书信集》第444页。

③ 《二心集·序言》。